

## 江夏李氏世系辨疑〔\*〕

○ 贾文丰

(郑州工商学院 督导室, 河南 郑州 451400)

〔摘要〕由于史书所载江夏李氏世系错讹太多, 以及相关史料太少, 以致当前学术界关于江夏李氏世系问题的研究成果甚少, 仅有的几篇文章则结论不一, 且缺乏系统的论述。根据史书, 结合近代出土的相关文献, 运用佐证法, 辨析江夏李氏世系研究中的“李就与李通是何关系”等四个疑难问题, 以揭示其世系真相。这对于我国的谱系文化建设和江夏李氏后裔来说, 均具有一定的现实价值和深远的历史意义。

〔关键词〕江夏李氏; 世系; 真相

DOI:10.3969/j.issn.1002-1698.2017.09.011

大凡研究江夏李氏世系者, 必参照下面《新唐书》的两条史料。

《新唐书·宰相世系表》载:“赵郡李氏, 出自秦司徒昙次子玘, 字伯衡, 秦太傅。三子: 云、牧、齐。牧为赵相, 封武安君, 始居赵郡。赵纳顿弱之间, 杀牧。齐为中山相, 亦家焉, 即中山始祖也。牧三子: 汨、弘、鲜。汨, 秦中大夫、詹事, 生谅、左车、仲车。左车, 赵广武君, 生常伯、遐。遐字伯友, 汉涿郡守, 生岳、德、文、班。岳字长卿, 谏议大夫, 生秉、义。秉字世範, 颍川太守, 因徙家焉。生翼、协、敏。敏, 五大夫将军, 生谟、道、朗。谟字道谋, 临淮太守, 生哆、华、旭。哆字子让, 上党太守, 生护、元。护字鸿默, 酒泉太守, 生武、昭、奋。武字昭先, 东郡太守、太常卿, 生赞、脩、奕、就。脩字伯游, 后汉太尉, 生谅、叔、训、季。谅字世益,

作者简介: 贾文丰(1953—), 郑州工商学院督导室教授, 河南广播电视大学教授,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, 研究方向: 古代汉语、中华传统文化、书法艺术。

〔\*〕2016 年度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“中原乡贤文化的形成与影响”(2016BZX008)之阶段性研究成果。

赵国相。生膺，字符礼，河南尹。生瓌、瓚、瑾。瑾字叔瑜，东平相，避难复居赵，生志、恢、宣。”<sup>[1]</sup>又《新唐书·宰相世系表》：“江夏李氏：汉酒泉太守护次子昭，昭少子就，后汉会稽太守、高阳侯，徙居江夏平春。六世孙式，字景则，东晋侍中。生嶷。嶷生尚，字茂仲。生矩，字茂约，江州刺史。生充，字弘度，中书侍郎。生颢，郡举孝廉，七世孙元哲。”<sup>[2]</sup>

由上述史料可知，江夏李氏始祖李就之前的世次清晰，而其后的世次，学者们发现多有错讹之处。所以此文将重点论述江夏李氏始祖李就之后的世系。

## 一、李就与李通是何关系

李就至李通之间的世次问题，是解决江夏李氏世系之关键。关于这一问题，史书无载，以致后世研究者莫衷一是，不无猜测之嫌。

刘涛《江夏李氏叙略》一文认定“李通是李就的五世孙”。<sup>[3]</sup>罗国威《李善生平事迹考辨》一文论及李善世系时，则将李就与李通定为祖孙关系。<sup>[4]</sup>两位先生所认定的李就与李通的世次相差甚远，但其共同点是，在其文中均未阐述任何理由。未免有失说服力。

更有甚者，将李就与李通认定为父子关系。而石树芳《江夏李氏考索——以李善家族为检讨中心》一文论及江夏李氏的世系时，对李通以下世次论述甚详，唯独对李就与李通的世次问题避而不谈。<sup>[5]</sup>

那么，李就与李通之间的世次究竟如何？这里我们不妨以他证求之。

据清稽曾筠等《浙江通志》卷一百一十一载，李就于汉顺帝末年（143—144）曾任会稽太守。<sup>[6]</sup>其任会稽太守的时间下限是汉顺帝末年八月。笔者在《江夏李氏徙居平春考辨》一文中考证李就封为高阳侯的时间是“元初元年（114）春正月”，论证了“李就于桓帝建和年间（147—149）徙居江夏平春”。从李就封为高阳侯到其任会稽太守，相隔30年之久。根据《三国志·魏志》卷十八之“李通传”推知，李通生于灵帝光和元年（178）。也就是说，李就被罢会稽太守之任的时间——汉顺帝末年（144），距李通出生的光和元年（178）相距34年，即李就受封高阳侯的时间与李通出生的时间相距68年。让我们再看一下李膺的情况。据《后汉书·党锢列传》之“李膺传”可知，李膺死于灵帝建宁二年（169）的“第二次党锢之祸”，根据其“吾年已六十”之语，李膺生于安帝永初四年（110）。<sup>[7]</sup>据《新唐书·宰相世系表》载，李脩兄弟四人“赞、脩、奕、就”，应该说，李就与其二兄李脩的年龄相差不是很多，10岁应是一限，充其量15岁。李脩与其子李益的生卒年月虽不可考，而有一点我们是可知的，那就是李就元初元年（114）封为高阳侯时，其兄李脩的孙子李膺已经5岁。由此也可推知，李脩此际的年龄已愈不惑之年。再根据李就被罢会稽太守之任的时间，那么，李就封为高阳侯时应该是25—30岁之间。也就是说，李就比李膺年长20多岁。换言之，李就后裔比其兄李脩后裔晚了一代人。就李通与李膺年龄相差68岁来说，李就比李通年长90多岁。按我国“父子相继为一世三十年”之说，<sup>[8]</sup>李通应为李就曾孙，即李就的三世孙。

其与李膺的玄孙——李膺之孙李宣等为同时代人。据《后汉书·党锢列传》之“李膺传”载：“膺子瓚，位至东平相。初，曹操微时，瓚异其才，将没，谓子宣等曰：‘时将乱矣，天下英雄无过曹操。张孟卓与吾善，袁本初汝外亲，虽尔勿依，必归曹氏。’诸子从之，并免于乱世。”<sup>[9]</sup>由《三国志·魏志》卷十八之“李通传”也可知，李通归从曹操而登上政治舞台的时间，与这“诸子”听从父亲李瓚之言而归从曹操的时间，也极其吻合。

## 二、李绪之子是李康还是李秉

李通之孙，李绪之子是李康还是李秉这一问题，目前学术界还不能达到共识，有论辩之需要。

南朝梁刘孝标注《世说新语·栖逸》有：“《文字志》曰：廐字宗子，江夏钟武人。祖康，秦州刺史。父重，平阳太守。世有名望。”<sup>[10]</sup>关于此注之“祖康”，徐震堃先生笺道：“‘康’，《晋书·李重传》作‘景’。《魏志·李通传》作‘秉’，是也。唐高祖父名‘昞’，故唐人讳‘昞’为‘景’，‘昞’、‘秉’同音，故《晋书》亦讳‘昞’为‘景’，此作‘康’者，乃‘秉’字形近之误。”<sup>[11]</sup>

罗国威《李善生平事迹考辨》一文则云：“裴注王隐《晋书》之李秉，秦州刺史，《世说》刘注引诸书作‘李康、秦州刺史’，《晋书·李重传》又作‘李景，秦州刺史’。治《世说》者并据裴注引王隐《晋书》改‘康’作‘秉’，恐非。盖李氏祖上后汉时有名秉字世范官颍川太守者，晋世距汉未远，族谱家牒详焉，故不得更有名秉者，当依《世说》注引‘康’。”<sup>[12]</sup>

罗国威先生此段话中的“颍川”为“颍川”之讹，属形近而误。另一处的“裴注王隐《晋书》之李秉，秦州刺史”，罗先生在文中并未注明版本出处，不知据何而言。但在摘藻堂《四库全书荟要》《三国志·魏志》之“李通传”中，宋裴松之注引晋王隐《晋书》作：“绪子秉，字玄胄，有隼才，为时人所贵，官至秦州刺史。”<sup>[13]</sup>中华书局1959年所出版的《三国志·魏志》之“李通传”中，宋裴松之注引晋王隐《晋书》则作：“绪子秉，字玄胄，有隼才，为时所贵，官至秦州刺史。”<sup>[14]</sup>两书所引，仅有“为时人所贵”与“为时所贵”之差，而均言李秉为“秦州刺史”。盖“秦”与“秦”属于形近而误。

关于王隐其人，《晋书》卷八十二有其传：“王隐字处叔，陈郡陈人（今河南省淮阳县）也。世寒素。父铨，历阳令，少好学，有著述之志，每私录晋事及功臣行状，未就而卒。隐以儒素自守，不交势援，博学多闻，受父遗业，西都旧事多所谙究。”<sup>[15]</sup>王隐之父王铨有“著述之志，每私录晋事及功臣行状”，以及王隐“受父遗业，西都（今河南省洛阳市）旧事多所谙究”的情况，无疑保证了其所撰《晋书》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。

襄城始祖李秉，字世範，颍川太守。江夏平春李秉，字玄胄。玄胄者，远代子孙也。汉班固《前汉书》卷一百上：“其辞曰：系高项之玄胄兮，氏中叶之炳灵。”唐颜师古注：“应劭曰：‘系，连也。胄，绪也。言己高阳颡项之连绪也。颡项，北方

水位,故称玄。”<sup>[16]</sup>《补注》王先慎曰:“系,本也;玄,远也。言本高项之远胄也。应说证玄字太泥。”<sup>[17]</sup>平春李秉乃襄城李秉的十一世孙。所以,平春李秉(玄胄)称己为襄城李秉(世範)之远代子孙,也挺顺理成章。这其中,便包含了对远代始祖世範的仰慕之情。

所以,我们当依王隐《晋书》说,李通之孙、李绪之子是李秉,而不是李康。

### 三、李定何许人也

关于李定其人,今有书籍或文章认定其乃李通四世孙李式之弟,且以工书法名世。

《法书要录》卷一所载“宋羊欣《采古来能书人名》,齐王僧虔录”有:“江夏李式,晋侍中。善隶、草。弟定、子公府,能名同式。”<sup>[18]</sup>有唐以降的古籍,有此相同内容者,不乏其书。如宋陈思《书苑菁华》卷八所载“《古人能书人名》,齐王僧虔录本,羊欣所撰者”<sup>[19]</sup>;明梅鼎祚《南齐文纪》卷四所载“《上古来能书人名启》,录宋羊欣所传者”<sup>[20]</sup>;清孙岳颁等《御定佩文斋书画谱》卷八“《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》,齐王僧虔录,自秦至晋凡六十九人”<sup>[21]</sup>等。

宋朱长文《墨池编》卷二所载“《齐王僧虔答录古来能书人名》”,关于“江夏李式”,与唐张彦远《法书要录》卷一所载仅有一字之差,即“能名同式”作“持名同式”。<sup>[22]</sup>其将“能”改作“持”,是褒贤者之举。

宋陈思《书小史》卷五则有:“李式字景则,即充从兄卫夫人之犹子,官至侍中,善草隶,甚佳。其叔母善书,右军云:‘李式是平南之流(平南将军王廙也),亦可比庾翼。’弟定子公府,能名同式。”<sup>[23]</sup>明陶宗仪《书史会要》卷三:“李式字景则,江夏人。官至侍中。善隶、草。弟定子公府,能书同式。”<sup>[24]</sup>此改“名”为“书”,也与前改“能”为“持”意同。以上诸书(均属无标点本),可以说都沿袭了唐张彦远《法书要录》之说,采用的是南朝宋羊欣所传的《采古来能书人名》。其中的“弟定子公府”句,经洪丕谟先生标点为“弟定、子公府”,可以说影响深远,今研究者多从其说。

石树芳《江夏李氏考索——以李善家族为检讨中心》一文引张彦远《法书要录》之语,认定“李式尚有一弟名定”。<sup>[25]</sup>王鼎《李邕家族谱系及书法成就考辨》一文引“羊欣《采古来能书人名》”:“江夏李式,晋侍中。善写隶、草。弟定,子公府,能名同式。”其引文虽没有注明版本出处,但也认定李定为李氏家族成员的。<sup>[26]</sup>刘涛《江夏李氏叙略》一文介绍江夏李氏家族成员也有:“李定,以工书法知名于世。”刘涛先生并在注①进一步说明道:“见《法书要录》卷一羊欣《采古来能书人名》。”刘涛先生又在其注③中道:“《世说新语》棲逸第十八‘李廙’条称‘李廙是茂曾(李重表字)第五子。’注引《文字志》曰:‘廙尝为二府辟,故号李公府也。式字景则,廙长兄也。’按:羊欣《采古来能书人名》称李廙为李式之子,误。”刘涛先生又在其注②中道:“南朝宋羊欣《采古来能书人名》:‘江夏李式,晋侍中,善草隶。弟定,子(当为弟)公府,能名同式。’”<sup>[27]</sup>毕竟,刘涛先生看出了其中的不妥之处,

并标注了“弟定,子(当为弟)公府”。

古人也有对《刘宋羊欣叙古来能书人姓名》“弟定子公府,能名同式”之语有疑义者,如明汪砢玉《珊瑚网》卷二十四上之“《六朝刘宋羊欣叙古来能书人姓名》”则作:“江夏李式,晋侍中,善隶、草。子定子公府,皆能名同式。”<sup>[28]</sup>此将“弟定子公府”改作“子定子公府”,无疑是错上加错。

对于“弟定子公府”句,是否历史上的其他书籍没有另说,非也。

清倪涛《六艺之一录》卷三百十九:“江夏李式,晋侍中,善隶、草。弟宗子公府,能名同式。(羊欣撰录)”<sup>[29]</sup>其中的“弟宗子公府”与以上诸书的“弟定子公府”,虽然仅有一字之差,但有令人茅塞顿开之功效。

南朝宋刘义庆《世说新语·栖逸》载:“李廞是茂曾第五子,清贞有远操,而少羸病,不肯婚宦。居在临海,住兄侍中墓下。”梁刘孝标注:“《文字志》曰:廞字宗子,江夏钟武人。祖康,秦州刺史。父重,平阳太守。世有名望。廞好学,善草隶,与兄式齐名。……”<sup>[30]</sup>《文字志》乃北朝魏王愔所撰,原文唐时已散佚。唐张彦远云:“未见此书,惟见其目。今具录其目。”<sup>[31]</sup>但其言多散见于其他著作中,影响很大。关于李廞,清代有影响的几部著作均依其说。如清孙岳颁等《御定佩文斋书画谱》<sup>[32]</sup>、清嵇曾筠等《浙江通志》<sup>[33]</sup>、清迈柱等《湖广通志》<sup>[34]</sup>等。

所以说,“弟宗子公府”说的是李廞一人,其间加标点“、”是欠妥的。但有一随之而来的问题:是“弟宗子公府”,还是“弟定子公府”?这牵涉了李廞的字是“宗子”,还是“定子”。汉班固《白虎通义》卷下之“姓名”:“闻名即知其字,闻字即知其名。”<sup>[35]</sup>古人弱冠据名取字时,一般遵循“名字相应”的原则。那么,我们不妨借助字书以了解“廞”“宗”“定”的释义。据《汉语大字典》,“廞”的本义,《说文》:“廞,陈舆服于庭也。从广,钦声。”其有8项释义。其中第2项释义为:“兴;作。《集韵·寝韵》:‘廞,兴也。’”其第6项释义为:“兴喜。《尔雅·释诂下》:‘廞,兴也。’郝懿行义疏:‘廞者,歆之段音也……《尔雅》之廞兴为兴喜。”<sup>[36]</sup>“宗”的本义,《说文》:“宗,尊祖庙也。从宀,从示。”且有23项释义。其中第4项即为“宗子”,释为“嫡长子”。<sup>[37]</sup>而“定”的本义,《说文》:“定,安也。从宀,从正。”有28项释义。其中第14项释为:“犹‘强’。《史记·伍子胥列传》:‘人众者胜天,天定亦能破人。’”其第16项释为:“佛教用语,指一种无念无欲的境界。《五灯会元·章敬晖禅师法嗣》:‘六根涉境,心不随缘名定。’”<sup>[38]</sup>东晋以“廞”为名者,不乏其人,有孔廞、王廞等。宋陈思《书小史》卷五:“孔廞字季舒,会稽人。官至光禄大夫。工书。”<sup>[39]</sup>又“王廞字伯舆,即导孙,荟子,官至司徒左长史。善行书。”<sup>[40]</sup>作为李廞同时代人的孔廞、王廞,无论官职,还是书法艺术,应该说都比其影响大。按三人行实,孔廞年长于李廞,李廞年长于王廞。既然他们取名相同,那么取字必然相异。孔廞之字季舒,接近于“廞”的引申义“兴喜”;王廞之字伯舆,则近于“廞”的本义“陈舆服于庭”。显然其“季”“伯”,都是源于弟兄“伯、仲、叔、季”的排行之称。那么李廞之字“宗子”或“定子”,均与“廞”的本义无关。如果取“宗”的第4项释义“宗子”,那么其“嫡长子”之义显然与李廞“第五子”的

身份不相符。再者也是对其长兄李式的大不敬。李廞在长兄李式生前与其相依，长兄死后则“住兄侍中墓下”，其拳拳的兄弟手足之情可谓深厚，断然不会取对长兄不敬的“字”。至于“宗”的其余释义则与其名相差甚远，故李廞之字不采用“宗子”之说。据《晋书·李重传》可知，李重（253—300）去世时，其长子李式（275—328）才26岁，作为其第五子的李廞未到弱冠之年，那么其字自然不是父亲李重所赐，或兄长李式所起，或自己所起，抑或他人赐予。根据李廞“少羸病，不肯婚宦”和辟“二府”而不就的情况，其字疑为自己所起，取“定”本义的“安”和其14、16释义则无不可。而那“定子”之“子”，是古代男子的“贵称”。所以，综合“廞”“宗”“定”三字的义项，我们说取字“定子”，则与李廞自身情况十分相符。而那“宗子”之“宗”，也与其所引《文字志》之言中，将其祖“秉”误作“康”一样，与“定”亦属于形近而误。

我们说，无论“弟宗子公府”也好，“弟定子公府”也罢，都是指李廞一个人。后世人们将李廞之字与号并称，也不无充满敬仰之意。

总之，李重之子，李式兄弟并无李定其人。

至此，我们依据史书以及其他历史文献，将江夏李氏自其始祖李就以下的世系可推定如下：

李就（东汉高阳侯、会稽太守）——李□（名不可考。李就之子）——李□（名不可考。李就之孙）——李通（字文达，魏都亭侯、汝南太守，谥刚侯。李就之曾孙）——李绪（魏平虏中郎将。李通长子）、李基（袭父爵。魏奉义中郎将。李通次子）——李秉（字玄胃，西晋都亭侯、秦州刺史。李绪之子）——李重（字茂曾，西晋吏部郎、平阳太守，赠散骑常侍。李秉长子）、李尚（字茂仲，永嘉间典郡。李重之弟）、李嶷（早亡。李尚之弟）、李矩（字茂约，永嘉间典郡、江州刺史。李嶷之弟）。

李重——李式（字景则，东晋临海太守、侍中。李重长子）、李慕（东晋纯阳令，李重次子）、李□（名不可考。李重第三子）、李□（名不可考。李重第四子）、李廞（字定子，号公府，隐逸。李重第五子）。

李矩——李充（字弘度，东晋大著作、中书侍郎。卫夫人之子）——李颙（字长林，东晋孝廉、江夏太守）。

李慕——李志（字温祖，东晋员外常侍、南康相）。

#### 四、李元哲为何支世系

关于李元哲其人，在《新唐书·宰相世系表》中，李颙之后有“七世孙元哲”语。于是罗国威《李善生平事迹考辨》一文便有：“……矩（字茂约，江州刺史）——充（字弘度，中书侍郎）——颙（字长林，举孝廉，为李郡太守）——□——□——□——□——□——元哲——善（兰台郎）——邕（字泰和，北海太守）”

有两点说明：……其二，《李邕墓志铭》云：“（邕）本赵人也，烈祖恪，随晋南



迁,食邑于江,数百年矣’(拓本,河南千唐志斋藏石)。史传载随晋南迁者乃式,恪者不见于史传,今姑不取。”<sup>[41]</sup>

石树芳《江夏李氏考索——以李善家族为检讨中心》一文,根据出土文献,考证“江夏李氏的分支”——李善一支世系甚详,但对罗国威《李善生平事迹考辨》一文将李元哲直作为李颙的七世孙也提出了疑问:“自颙至元哲世次不详,恪是否颙后人无法考证,然恪与充同遭‘永嘉之乱’,年龄当相差无几,若为颙之后,何谈‘随晋南迁’?抑或本为两系,混为一谈,难以确知。”<sup>[42]</sup>该疑问提得不无道理。我们说,江夏李氏是一个大家族,“随晋南迁者”,不仅仅是李式一人,如李慕、李廞、李充等。另外,墓志所载往往比正史更为真实,能够弥补正史之不足。研究江夏李氏的世系,不能因为李恪其人“不见于史传”,而不取其说。

关于李恪,不仅《唐故北海郡守赠秘书监江夏李公墓志铭并序》有:“公讳邕,字太和,本赵人也。烈祖恪,随晋南迁,食邑于江,数百年矣。”<sup>[43]</sup>《唐故郢州司户参军李府君墓志并序》也有:“公讳睦,字璞,其先赵人也。远祖恪,永嘉之末,避世南徙,封江夏王,后因为郡人焉。”<sup>[44]</sup>李善与李昉为弟兄。李邕为李善之子,李睦为李昉之子,李邕与李睦为叔伯弟兄。但二人的墓志,一称李恪为烈祖,一称李恪为远祖,显然不是按照我国辈分“己、父、祖、曾、高、天、烈、太、远、鼻”相称。可见,李邕墓志中的“烈祖”,是指“功烈之祖”,是对有功业先祖的敬称。其与“远祖”一样,都是泛称,而不是特指。二墓志,一说李恪“随晋南迁,食邑于江,数百年矣”,一说李恪“永嘉之末,避世南徙,封江夏王,后因为郡人焉”,大意相同。说明李恪与“随晋南迁”之李重长子李式(275—328)是同时代人。李式弟兄尚有两位未知名者,难道是李式弟兄?非也。仅“食邑于江”这条件,李式的弟兄们便不具备。鉴于李绪其他后裔的世次清晰情况,那么只有一种可能,也就是李恪属于李绪之弟李基一支。关于李基一支的世系,史书阙如。由此可推定,李恪为李基的后裔。李基袭父爵,为魏奉义中郎将。司马氏受禅,晋沿袭曹魏旧制,不仅不触犯大家世族的利益,而且在优惠政策上向其倾斜。所以李基后裔有“食邑于江数百年矣”之称。李恪与同遭“永嘉之乱”的李充年龄相近。李充生于西晋末年,再综合李邕的生卒年(678—747)情况,我们说,李元哲应为李恪的七世孙。李元哲以下世次清晰,学者也论述甚详,这里不再赘述。那么,综合史料,参照李绪一支世系,其弟李基一支世系也可推定如下:

李基——李□(名不可考。李基之子)——李□(名不可考。李基之孙)——李恪(李基曾孙)——李□(李恪之子)——李□(李恪之孙)——李□(李恪曾孙)——李□(李恪玄孙)——李□(李恪来孙)——李贲(李恪曩孙。隋连州司马)——李元哲(唐沂州别驾、括州括苍令。李贲之子)——李善(唐崇贤馆直学士兼沛王侍读、兰台郎。李元哲长子)、李昉(李元哲次子)。

李善——李邕(字太和,唐北海太守、赠秘书监。李善之子)——李颖(李邕长子)、李岐(李邕次子)、李翹(李邕三子)、释元晏(李邕四子)。

李昉——李睦(史书作“璞”。唐郢州司户参军。李昉之子)——李暄(唐起

居郎。李陆之子)——李郦(字建侯,唐宪宗宰相,赠太子太保,谥号“肃”。李暄之子)——李拭(唐宗正卿、京兆尹、河东凤翔节度使、秘书监。李郦之子)——李璣(字景望,唐昭宗宰相。赠司徒,谥号“文”。李拭之子)——李沆(字东济,赠礼部员外郎。李璣之子)。

### 注释:

- [1][2] 欧阳修等:《新唐书·宰相世系表》,中华书局,2000年,第1852、1975页。
- [3][27] 刘涛:《江夏李氏叙略》,《文献》1995年第1期,第121、122—132页。
- [4][12][41] 罗国威:《李善生平事迹考辨》,《文献》1999年第3期,第47、46、47页。
- [5][25][42] 石树芳:《江夏李氏考索——以李善家族为检讨中心》,《河南师范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》2013年第1期,第124—125、125、125页。
- [6] 嵇曾筠等:《浙江通志》卷111,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影印版,第11页。
- [7][9] 范晔撰,李贤等注:《后汉书》,中华书局,2000年,第1480—1485、1485页。
- [8] 赵顺孙:《孟子纂疏》卷8,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影印版,第23页。
- [10][11][30] 徐震堦:《世说新语校笺》,中华书局,2001年,第357、357、356—357页。
- [13] 陈寿撰,裴松之注:《三国志·魏志》卷18,摘藻堂《四库全书荟要》影印版,第5页。
- [14] 陈寿撰,裴松之注:《三国志》,中华书局,1959年,第536页。
- [15] 房玄龄等:《晋书》,中华书局,2000年,第1428—1429页。
- [16] 班固撰,颜师古注:《汉书》,中华书局,2000年,第3090页。
- [17] 班固撰,王先谦补注:《汉书补注》卷100上,中华书局影印,1983年,第11页。
- [18] 张彦远辑,洪丕谟点校:《法书要录》,上海书画出版社,1986年,第12页。
- [19] 陈思:《书苑菁华》卷8,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影印版,第16页。
- [20] 梅鼎祚:《南齐文纪》卷4,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影印版,第9页。
- [21] 孙岳颂等:《御定佩文斋书画谱》卷8,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影印版,第5页。
- [22] 朱长文:《墨池编》卷2,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影印版,第23页。
- [23] 陈思:《书小史》卷5,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影印版,第12—13页。
- [24] 陶宗仪:《书史会要》卷3,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影印版,第21页。
- [26] 王鼎:《李邕家族谱系及书法成就考辨》,《徐州师范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》2005年第2期,第135页。
- [28] 汪砢玉:《珊瑚网》卷24上,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影印版,第3—4页。
- [29] 倪涛:《六艺之一录》卷319,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影印版,第16页。
- [31] 陈思:《书苑菁华》卷19,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影印版,第14页。
- [32] 孙岳颂等:《御定佩文斋书画谱》卷23,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影印版,第29页。
- [33] 嵇曾筠等:《浙江通志》卷195,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影印版,第16页。
- [34] 清迈柱等:《湖广通志》卷58,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影印版,第2页。
- [35] 班固:《白虎通义》卷下,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影印版,第40页。
- [36][37][38] 徐中舒:《汉语大字典》(缩印本),四川辞书出版社、湖北辞书出版社,1993年,第379、385、386页。
- [39][40] 陈思:《书小史》卷5,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影印版,第7、9页。
- [43][44] 周绍良、赵超:《唐代墓志汇编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2年,第1766、1765页。

[责任编辑:陶婷婷]